



## 记忆

## 盐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到附近的合家福超市买盐，有加碘的，有不加碘的，有海盐，有岩盐，有晶盐，还有低钠盐，品类之多，让人眼花缭乱。盐现在只是不可或缺调味品，然而在古代，盐的身价远不止于此。

早在石油跻身政治领域之前，盐就跟政治难解难分了。

都知道人类的祖先逐水而居，但不可忽略的是，人类同时因盐而聚。盐是民族、国家的战略物资，有盐则安，无盐必乱。据《旧唐书·礼仪志三》记载：“今侍中，名则古官，入非昔任，掌同燮理，寄实盐梅。”所谓“盐梅”：一，代称宰相；二，比喻治理朝政；三，形状协调，藉此衍生出成语“盐梅鼎食”和“盐梅调味”。

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说了一则故事：相传千里马老了，服盐车而上太行，体力不支，伯乐碰见了，下车攀而哭之，马通人性，昂首嘶鸣以报知己。这则故事，后来成了“骥服盐车”的典源，宋代黄庭坚《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》：“骥服盐车不称情，肥马轻裘凤凰城。”就是引用这个成语，比喻人才被埋没。

世上有一种人叫“毒枭”，这是电视剧告诉我们的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历史上还曾有“盐枭”。“盐枭”一词最早出现在《盐铁论》里。据史料记载：清代的河北保定府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食盐每斤价十文，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涨到四十六文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则是七十四文，辛亥革命前夕的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盐价飙升到九十文，220年间，盐价上涨九倍。而清朝末年的肉价，一般维持在每斤二十文左右。盐肉比价如此不合理，与市场无关，是腐败的体制造成的。由于利润空间太大，

到处都有铤而走险的盐枭，我们程家姻亲刘铭传，是淮军的重要将领，后来担任台湾首任巡抚，然而他在投奔李鸿章之前，曾以贩私盐为业。刘家有六间房子，西三间建在六安县地界，东三间在合肥县地界，他娴于与官府的缉私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：六安县来查，就把盐移置东屋，合肥县来查，就把盐移置西屋。任你谁来查，也奈何不了他。这种游戏，在无战乱的年代反复重演，似乎成了历史章法。

以徽商面孔出现的盐商，是我们安徽的特产，他们不同于盐枭，是经政府核准并持有“盐引”的合法商人。《三言》《两拍》里的徽州商人，多为盐商。盐商在清代曾经轰轰烈烈过，皇上南巡，最喜驻跸盐商之家。但文人与老百姓好像不太喜欢他们，所以在冯梦龙这帮作家的笔下，盐商的形像多半不佳。

然而一遇战乱，一切都乱了套，近如抗战时期，盐、药品与枪弹一样，成了管制物资。当年日伪对国统区与根据地搞封锁，1940~1942年，我的舅爷爷担任国统区六安县罗管区区长，向国共两党的抗日部队提供食盐等管制物资，便成了他重要职责之一。他头戴呢子帽，手握文明棍，化装成商贩，一次又一次，从敌占区的蚌埠，沿着淮河、淝河，把食盐偷运到六安，主送给守城的桂系李品仙部队，也匀一些给纵横乡野的新四军游击队。据我奶奶说，我家缺盐，想从她哥哥那里讨要一点，舅爷爷忍泪拒绝了，他说，不能亏了打仗的人。

## 过想要的生活 安徽合肥 周彪

人类从广义上说，人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有人把自己一生想要的生活归结为做人上之人，而有的人则视高官权势为粪土。比如上古时期的许由，尧几次要把帝位让给他，许由不仅拒绝了尧的辞让，还躲进了深山，从此再不愿见到尧。

舜曾想把天下让给善卷，善卷说：“我站在宇宙当中，冬天穿毛皮衣，夏天穿麻布衣；春天耕种，身体得到劳动；秋天收获，身体得到休养；太阳出来去耕作，太阳落山就休息，逍遥在天地当中而心满意足。我为什么要去治理天下呢？”你看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，你过你的帝王生活，我过我的隐士的日子，谁也不需要羡慕谁（包括庄子本人就属于那种特立独行的人，视权势富贵如无物）。楚国请他去为相，他用庄子式的幽默说：我宁愿做活在烂泥中的乌龟，不愿做供奉庙堂之上的龟骨。楚国的使者只好悻悻离去！一句话，适合别人的不如适合自己的。

客观地说，中国人大多数都希望过上有权势、大富贵的生活。大秦帝国的丞相李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李斯年轻的时候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又脏又瘦，见人就吓得乱跑；而粮仓鼠则又肥又大，见到人不仅不害怕，且还如视无物。李斯由此而悟：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我耳。”李斯把自己所要的生活定格于做粮仓之鼠，他向荀子求学，投秦国求官，得嬴政之赏识，一路升迁，终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丞相，富贵达到了顶点。儿子所娶都是皇家公主，女儿所嫁均为皇家的公子。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，休假回家李斯设家宴，百官之长都前来祝贺，门庭若市，车马数以千计。但是，事物由其始，也由其终。李斯在二世二年七月，由于受到赵高构陷被判腰斩，在赴刑的路上，他对儿子说：“我想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去上蔡（李斯的出生地）的东门去追逐狡兔，又怎么办得到呢？”说罢，父子抱头痛哭，被夷灭三族。每一个人都想追逐想要的生活，这想要的

生活有什么贵与贱、对与错、好与坏之分呢？试想，如果陶渊明不是辞官归隐，又怎么可能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潇洒？郑板桥不是辞去县令，归隐书房，画坛之上又哪来的板桥竹，又哪来的“难得糊涂”的传世名言？世界万物莫不是得失相伴、成败相随、祸福相依，一切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，这种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普通人都有追求想要的生活渴望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群，千差万别，各具特色。记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我心里想要的生活就是每天都有山芋吃，不饿肚子就是想要的生活；七十年代想要的生活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白面馍，八十年代就想每顿饭都有点肉吃该多好。我一次在蚌埠一个小饭馆，两位老工人边吃边聊天说：“如果每天早晨都能吃上两根油条、一碗豆浆就满足了。”现代的年轻人大多都向往有房有车有存款，有一个收入不菲，工作又相对轻松、稳定的职业，可以看出，想要的生活是个变量，永远没有满足。如同混迹于官场，当一般办事人员时，心里想什么时候能混上科级干部就满足了，真正上了科级的平台又想啥时候能当上科长也就满意了；当你当上了科长又在盘算，哪天老天开眼助我升到副处也算是祖上积德了；真的升到副处又想着正处的位置。

人的追求无止境，欲望无边限。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权利，每个人又都要面对现实，当我们愿望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改变自己、服从于现实，因为我们改变不了社会，只能去改变自己。

## 诗词

## 巢湖骑行

方胜祥

夕照渔帆环水静，相偕骑友信车行。  
欢歌一路身腰健，春涨巢湖唱晚晴。

## 踏莎行 巢湖红石咀

严红

草地沙滩，礁沿海岸。巢湖宝屿遥生幻。  
惊涛雪涌送鱼舟。细澜风起惊鸿雁。  
落日熔金，晚霞垂幔。水天一色迷双眼。  
恋人游客镜中窥，嬉奔踏浪笙歌嗽。

## 端午花蜀葵

詹红卫

端午花开一丈红，红兼五色醉熏风。  
遥牵艾草相如梦，屈子英魂曜太空。

## 浣溪沙 夏荷

徐燕

夏日荷花映碧空，香飘四溢绿池中，  
红裳盖玉玲珑。  
并蒂一茎牵绮梦，联裾双影挽波鸿，  
水魂月魄昵情通。

## 天桥上的月季花

湖北黄冈 王丽

第一次看到天桥上的那些月季花时，内心充满了怜惜。一只又一只浅灰色的塑料花盆，被深灰色的托盘托着，又被铁丝挨个儿固定在灰色的金属桥杆上的时候，也就注定了它们从此要在这天桥的桥身两侧、在这十字路口的半空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当看到一株株身子娇小单薄、枝头还顶着花苞的月季花被移栽进那些花盆里，心中的疑云才一扫而光。再看那些月季花，许是因为初来乍到的缘故，皆一副怯生生的模样，内心随之涌起的，是对这些月季花的怜惜之心。从天桥上经过，看着枝头那些或白或黄或红或粉的花苞，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发给朋友。朋友见了，问这些花能开吗？

谁知道呢？无论如何，这些月季花在天桥上安营扎寨了，别具一格的空中花园设计使得新修的人行天桥更加美丽。我一边担心着，一边希望这些天桥上的月季花早日开出美丽娇艳的花朵来。最初一个星期，天桥上的月季花全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叶子有气无力地耷拉着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枝头的那些花朵一下子全都苏醒了似的，开始竞相绽放，新的嫩叶长出来了，新的花苞也孕育出来了，立在枝头，在风中俏皮地摇摇。我每天经过人行天桥，眼见得那些月季花一天比一天枝繁叶茂，一天比一天花朵娇艳，心底充满了无尽的欢喜，心情也变得格外美丽。

一日，天气突变，风雨大作，整整一天，瓢泼大雨倒向地面，让人感到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。我不禁担心起天桥上的那些月季花来，它们顶得住吗？风雨过后的第二天，赶紧走上天桥去看那些月季花。现场稍显凌乱，但那些月季花并不慌乱，花苞还在，花朵也还在，它们都将绽放，或正在绽放。这月季花，果然是“蔷薇颜色，玫瑰态度，宝相精神”啊！

如今已是六月，许多花早已凋谢，天桥上的那些月季花却仍然开得热热闹闹。风雨过后，它们似乎开得更活跃了，一朵又一朵的花苞争先恐后地从枝头冒出来，尽情地绽放容颜，吐露芬芳，让人感觉它们会这样一直开下去，一直开到地老天荒。难怪宋代诗人杨万里称赞月季花“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”。

## 风景

## 随笔